



文学新观察

# “长篇崇拜”孰是孰非？

李婷婷 王 欢

## 类型文学成为当代文学新亮点

刘 静

近年来，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多媒体技术不断发展，以青年作家为主体的类型文学创作发展迅猛，已成为当代文学的新亮点。由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全国网络文学重点园地工作联席会议共同主办的“青年创作系列研讨·类型文学的现状与前景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与会学者围绕类型文学的文化意义及特点、类型文学的艺术规律及其创新发展的前景等议题展开讨论。

### 把握类型文学与网络结合的当代契机

文学评论家欧阳友权认为，当前的网络类型化写作有3个突出的文化表征，即以丰富的类型化形态和浩瀚的作品存量覆盖大小文学网站，借助网络的虚拟技术和网络文化的自由精神形成以个人为中心的、非主流的文学趣味，互联网的迅速普及使文学网站、网络写手和阅读受众相互催生形成大众文化市场的利益共同体。当下，类型文学作品数量庞大、种类繁多，这些作品适应新媒体时代的创作和传播方式，涌现出了许多与时代相契合的题材和风格样式，在阅读市场上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李敬泽表示，类型文学不仅是娱乐、消费，它常常是一个民族最基本、最普遍的价值观念的体现。加强对类型文学的研究与引导，有助于让这类文学在创作中真正地凝聚、探索、想象、表现人民群众最具有感召力和普遍性的价值理想，从而在写作中拥有精神上和价值上的自觉。有了这种文化自觉，类型文学才能够真正成为我们民族文化中的建设性力量。

### 类型文学发展需加强理论建构与引导

据起点中文网出版中心总经理叶军介绍，该网站旗下作者多达160万，其中签约作者有20万，平均每天新写文学作品达500部之多。面对网络文学日渐形成庞大产业之势，与会评论家们认为，互联网对于类型文学的生产机制产生了重要影响，引发一系列变革，如“贴标签”式商业化手段为作者与读者搭建双向信息渠道、文学创作中弹性叙事方式和内容跨界为不同渠道的产品提供入口等等。同时，应注意到目前网络类型化文学创作存在诸多局限：类型化写作的艺术想象力枯竭，商业利益驱动造成文学品质的遮蔽，点击率崇拜使创作中低端的迎合多于高端的引领，出版方的阅读趣味一定程度上影响读者审美，作品主题立意高度仍需提升等。相对于类型文学的蓬勃兴起以及日益凸现的发展局限，文学评论界和理论界的评论和引导需要加强。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秘书长陈福民指出，我们亟待进行关于不同类型文学的理论建设，一方面，这需要文学批评界和理论界的努力，另一方面，文学网站在筛选、推广作品时应不仅考虑市场因素，还要将其是否有助于该类文学健康发展的理论建设因素纳入考量。

## 念奴娇·过华山漫想

刘 征

娲皇当日，向人间遗落，几多灵石？化作芙蓉青玉色，削出蓓蕾千尺。万仞升沉，百王争战，不减亭亭直。问花开否？花日自有开日。人间雪霁冰溶，风柔土沃，到了开时节。为洒银河天外雨，为照团圆明月；为闪霓虹，为鸣霹雳，花瓣轰然裂。冲天香阵，大家齐舞蜂蝶。

### 《读字》——

#### 发现汉字之美讲座举行

由首都图书馆、作家出版社联合举办的《读字》——发现汉字之美主题讲座日前在首都图书馆举行。《读字》一书的作者聂晖、谢飞东与读者分享了创作感想、汉字之美及其中隐藏的国人哲学。《读字》把中国汉字的构形奥妙、字义意味及与特定汉字相关的历史故事作了一个别致的梳理。从汉字的复杂结构和构形要素出发，《读字》把汉字系统梳理为240个字根，再按照与字根对应的事物进行分类讲解，囊括天地万物万事，同时配以生动具体的大量文字字形图例，让人对汉字的起源、发展与演变有一个生动直观的印象。



的结构能力要求很高。而长篇小说由于篇幅很大，其好坏优劣很难一眼看出来，这就使得一些作家放心地偷懒和胡乱乱造。对那些谋求商业利益最大化的杂志和出版社来讲，长篇小说是最大的“摇钱树”，而中短篇小说则没有太大的赚头，所以，它们要么拒绝发表和出版中短篇小说集，要么将它改头换面，包装成长篇小说的样子来发表和出版。

片面追求长度反映出文化界的浮躁心态、理念错位和机制失灵。长此以往，容易导致文化艺术的大量“注水”和恶性膨胀。格非说：“我很怀疑如今出版的那么多长篇小说，到底有多少被真正地阅读。有些作品卖得很多，用我的概念来说，它们只是被‘消费’了。消费和阅读不是同一个概念，这不过是经济利益驱动下过利性生产的一部分。”

### 该长则长，该短则短

长篇小说的泛滥是一场文学灾难，李建军说，这说明我们的文学价值观和写作心理出现了严重问题。长篇小说的真正价值，最终决定于它的内容含量，决定于它在主题开掘上所达到的深度，决定于在情节组织和人物塑造方面所达到的完美程度。面对长篇小说，我们必须保持一种敬畏心，它是浩瀚的海洋，不可以凭着跛足驽马抵达终点。文学的价值和光荣，最终决定于它是否能以完美的、引人入胜的形式，表达这个时代人们的忧伤、焦虑和希望。

作家鲍十认为，并不能因为长篇小说篇幅长就一味批判，有些作品就是需要那个厚度，就好像相扑运动员，就是需要那么大的块头才可以制敌。所以，有些作品的长度是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的。长篇小说与中短篇小说只是文学样式上的不同，并没有优劣之分，作品的长短应根据实际情况，该长则长，该短则短，长有长的深厚底蕴，短有短的精妙之处。无论文学载体怎样变来变去，文学的本质是不变的。格非表示，是否能写出自己满意的作品，有很多的前提，除了你的经验、修养、技法和知识积累之外，还取决于写作状态。归根结底，文学要求写作者怀抱人道理想，投入自己的生命，以真诚的态度去创作，以情动人，直抵人性的深处。

### “长篇崇拜”是一种偏见

李建军认为，在我们的文学观念里，渐渐形成了一些严重却流行的偏见，比如，将“虚构性”和“叙事性”、“长度”和“难度”当作判断文学优劣高下的标准，长篇小说成为小说家族中最为贵族的成员，这样的理念有可能引致“体裁歧视”和对小说艺术的误解。而导致“长篇崇拜”现象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有些作家经验资源的枯竭、文学创造力的贫乏。他们已经把写作“长篇小说”变成了一种消极的习惯，而且习惯于在写不出来时“硬写”。他们熟悉小说写作的一般技巧，也形成了自己写作的一套套路。只要体力允许，他们就能将一点有限的干巴巴的材料，敷衍成一部水分很大的“长篇小说”。

目前国内的小说确有越写越长之势，对于这一现象，格非认为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短篇小说对作家才情是极其挑剔的，这造成中国真正的短篇小说大家凤毛麟角；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的功利性追求图书利益的最大化，将短篇小说逼入边缘角落，毕竟长篇小说比短篇小说卖得好，版税也高。这种谋求商业利益最大化的文学出版模式也对这种现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除此以外，国内的整个文学评价体系是倾向长篇小说的。除了鲁迅文学奖颁给中短篇小说外，其他国内著名文学奖大多面向长篇小说。在此氛围中，作家为了获得社会的肯定，只能越写越长。而有些读者盲目跟风阅读，以作品长短判断作品优劣，这也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长篇崇拜”。

不能否认，在中外文学史上，一些优秀作家创作的名篇佳作，很多是以长篇小说的形式取胜的，同时也以其巨大的社会容量和艺术容量光照千秋。但我们不能简单、片面地把“长度”和“难度”作为判断文学优劣高下的标准。

如果一味追求长篇小说可能会造成对其他文学体裁的歧视，限制了短篇小说的发展空间。李建军认为，短篇小说是一种一目了然的文学体裁，其好坏读者很容易判断出来，所以，它对作者

作为文学创作的重头戏，长篇小说近几年在数量上持续增长，2012年更稳定在4000部以上。有人预测2013年又将是长篇小说的“大年”，多位名家将有长篇小说问世。作家们似乎仍热衷于“鸿篇巨制”，长篇小说也一直被视为衡量作家创作能力的重要标准，这些现象引发了文学界对“长篇崇拜”的反思。事实上，文学作品不应以篇幅长短论成败，好的作品不取决于长短，而取决于质量，追求品质才是硬道理。

### 文学体裁并无高低尊卑之分

文学作品是不是越长越好呢？是不是越长越能证明作家的能力呢？著名小说家、清华大学教授格非认为，长篇小说与中短篇小说虽然都是“小说”，但实际上并非同一个文体。短篇小说可能更接近于诗歌、小品文或杂录，一个简单的意念就足以对短篇小小说构成支撑。而长篇小说则更多地依赖于作者的社会意识、思想深度、个人的经验积累等因素。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建军认为，文学体裁之间是平等的，并无高低尊卑之分，任何一种体裁的写作，都意味着巨大的挑战，都可以证明作家的才华。司马迁、杜甫、苏东坡都没有写过小说，照样是让后人高山仰止的文学大师；蒲松龄没有写过长篇小说，这丝毫不影响人们称他为小说写作的圣手；汪曾祺一生对散文和短篇小说情有独钟，不曾写过一部长篇小说，但他依旧取得巨大的文学成就。所以，问题的关键是你写得如何，而不是你选择了什么体裁。

在国外也不乏这样的例子，在伦敦揭晓的第五届曼布克国际文学奖由美国作家莉迪亚·戴维斯获得，戴维斯以短篇小说闻名美国文学界，她的很多小说仅有两三页纸长度，不少小说甚至只有一段话、一个句子。201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到获奖时也只发表了163首诗，而且大多短小精致。

其实，文学品质的高低、文学成就的大小、文学创造力的强弱，与篇幅大小、体裁形式并无直接关系。真正的好作家并不会被小说的篇幅所局限。

## 大江健三郎新作《水死》解剖自己精神史

文 一

日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的最新长篇小说《水死》中文版发布会日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水死》被誉为“大江晚年分量最重的作品”，2009年在日本出版后，引起了广泛关注。小说最初的写作想法来自大江因随笔《冲绳札记》被日本右翼分子告上法庭的经历，《冲绳札记》揭露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不久驻守冲绳的日军强令当地民众集体自杀的惨剧。大江在法庭答辩时脑子里在构思这样一个主人公，站在被告席上时会怎么为自己辩护。《水死》的主人公以大江亡故的父亲为原型，

切实反映出二战前后不同时期的时代精神。

莫言为《水死》中文版写了腰封，他写道：“读大江先生新作《水死》，让我想起屈原《离骚》中的句子：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作家阎连科认为这部小说很难读，书中故事很简单，但结构非常复杂。这反映了作者晚年的“图书馆式写作”方式，可以看出大江非常博学，戏剧等很多东西都融入其中。大江在拿诺贝尔文学奖后比获奖之前写得更多，这种现象非常罕见。

本书的翻译者许金龙认为，大江的《水死》再度为其小说创作的互文体系增添了新的结构样式。大江借助《水死》对自己的精神史进行解剖，认为日本社会种种危险征兆的根源皆在于绝对天皇制社会伦理，呼吁人们奋起斩杀存留于诸多日本人精神底层的绝对天皇制社会伦理这个庞大无比、无处不在的王，迎接将给日本带来和平与安详的民主主义这个新王。这是大江健三郎对鲁迅“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等相关论述的最新解读成果，表现了作者在绝望之中寻找希望的精神历程。



夕阳渔歌

苗青摄

## 林白的《北去来辞》：终其一生的寻找

岳 雯

林白的长篇小说《北去来辞》最初在《十月》发表的时候叫《北往》。小说中，海红从广西到北京，银禾、雨喜从湖北到北京，在熙熙攘攘的大都市的一个角落，过着或焦虑或从容或自得的生活。从南往北，是为“北往”。不过，我更喜欢现在的题目，叫人想起陶渊明的“归去来辞”。“去”和“来”，是在南方和北方之间往返，也是在自由与安稳、快乐与忧伤、沉思与行动之间去来。当然，最棒的还是“辞”。林白的小说，那些隽永、明媚、甚至不乏妖娆的语句，像烟花般盛开在漆黑的夜空，化作点点繁星，照亮了阅读者的眼睛。

无法不爱海红，对着她，我们仿佛揽镜自照，清晰地看见了自己，那个一直处于漫长的青春期因而显得“伤感、矫情、自恋与轻逸的自己”，也看清了自己的梦想与疑难，可能与局限。我以为，海红当是林白创作生涯中不可或缺的人物，有了她，那个无时无刻不在骚动着寻求生活意义的“自我”可以稍微安定一会儿，也因为有了她，个人的弹丸之地可以与广袤的社会联接起来，愈见开阔。当然，海红也处于两个世界当中，一个世界是现实的、日日与之相处的世界。在海红眼里，这世界无非是道良的两居室单元房，那莫名其妙的的气味，奇长奇壮的龟背

竹，显然，生存的环境是逼仄的，大的文化环境则有一股子虚浮气，人是很难在其中找到归宿的，何况，道良也并非她的良人。海红梦想的是另外一个不一样的世界，这世界什么样，她也说不清，终其一生，她都在寻找。

我相信，海红梦想的世界永不会来临，也正因此，才深深诱惑着海红，一往无前地去寻找。林白不仅写出了海红在两个世界的徘徊，还要去探寻之所以如此的原因，那就是打开时间维度，重建一个人的过去。海红将自己所遭遇的生活种种归因于幼年时期情感的匮乏。可不是么，但凡遇到生活的关节点，那个几乎被所有人所遗弃、在饥饿与困顿中寻找不到出路的小女孩就跳出来了，她几乎左右了海红的所有选择，包括轻率的婚姻、对情感的渴望，对家的依恋，如此种种，不可历数。

不仅在海红自身内部存在着分裂，在小说的其他人物之间，包括史道良、银禾、雨喜、春洪……几乎在每个人身上，世界与世界的区隔无处不在。较之于沉默的、多思的道良和海红，银禾和她的女儿雨喜的出现为这本书带来了勃勃生机。没有了知识和思考的束缚，加之来自大地的生活经验，使她们成了坚定不移的行动派。银禾的魅力体现在滔滔不绝的“说”中，她把兴冲冲的喧腾的乡村生活带入了海红和道良的寂寥中。因为

有了银禾，我们的生活是可以五光十色遍地生花的。至于雨喜，那简直是21世纪的新新人类。她有主见，果敢，她不怕犯错，甚至有意试错，她为自己的生活承担责任，也付出相应的代价，啊，她还有一个虚拟的网上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她可以随心所欲地成为她想要的那个样子。不过，你发现了吗？无论是谁，他们的世界并无交集，尽管他们是血浓于水的亲人。这也是这部小说令人称奇的地方，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它不依靠“关系”推进情节，甚至，小说的主要人物之间也并无牵连，就像银禾永远不会知道雨喜经历了哪些，就像海红和银禾之间仅止于诉说与倾听而已。可以说，在这部小说里，林白洞悉了某种真相：世界和世界隔着深渊，就像海红的父亲柳青林所描述的“两股并行的时间流”：一股必定要走向时间的尽头，另一股是自由时间流，可以逆流而上到达过去也可以快速到达未来。这近似于科幻小说的表述精准地描绘了我们的现在。

世界和世界隔着深渊，却不意味着放弃沟通的努力。我以为，林白的文字恰如一座桥，她引导我们走出封闭的自我的世界，去观照他人的世界；她也提醒我们，这并不意味着自己的世界就不重要，反身而诚永远是可能且必须的。



接天莲叶

盛利者摄